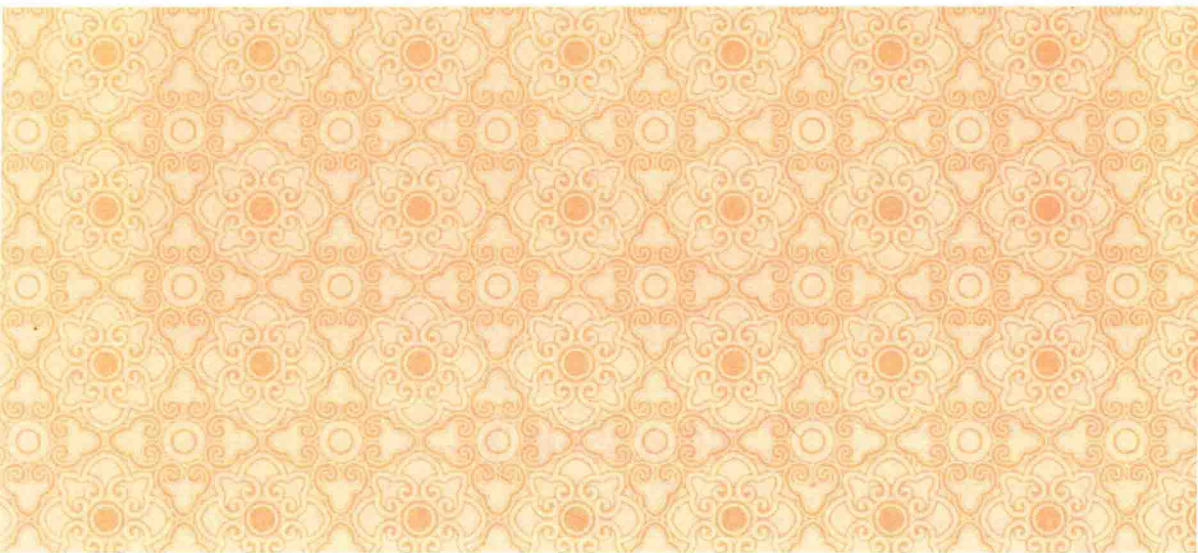


卷一

周文





《左传》



《左传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。它主要依据鲁国国君的世系，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前 722）至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 468）二百五十四年间，发生在周王朝和各主要诸侯国之间的历史事件。在书末还附有鲁悼公十四年（前 453）晋国韩、魏、赵三家攻灭智伯之事。

作为一部历史著作，《左传》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，内容涉及春秋时期列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等方面。它的叙事风格委婉详尽，情节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，它所塑造的历史人物性格鲜明、栩栩如生，人物的对话和论辩思路缜密，生动而具有说服力，处处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。它在描写战争方面尤为出色，无论对于事件前因后果，交战各国的谋略外交，还是战争进行中的重要细节和机变，都叙述得有条不紊，笔调灵活多变，行文详略得当，体现着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。

至于《左传》的作者，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，但自唐以后学者多有争议，现在一般认为，《左传》的作者应该是战国早期某个熟悉列国史料的人。

郑伯克段于鄢

【原文】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^①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^②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^③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^④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^⑤。虢叔死焉^⑥，他邑唯命。”请京^⑦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^⑧：“都城过百雉^⑨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^⑩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^⑪！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，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^⑫、北鄙贰于己^⑬。公子吕曰^⑭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”

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^⑮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^⑯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^⑰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^⑱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^⑲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^⑳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地及泉^㉑，隧而相见^㉒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^㉓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^㉔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^㉕，永锡尔类^㉖。’其是之谓乎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武姜：“武”是丈夫的谥号，“姜”是娘家的姓氏。② 寤生：难产。③ 亟（qǐ）：屡次。④ 制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荥阳西。⑤ 岩邑：险要的城邑。⑥ 虢叔：东虢国国君。⑦ 京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荥阳东南。⑧ 祭仲：郑国大夫，字足。⑨ 雉：古代计算城墙长度的单位，长三丈，高一丈，为一雉。⑩ 参国之一：国都的三分之一。⑪ 辟：通“避”。⑫ 鄢：边界的城镇。⑬ 贰：双方共有。⑭ 公子吕：郑国大夫。⑮ 庸：用。⑯ 廩延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延津北。⑰ 完聚：指修治城郭、集结兵力。⑱ 启之：指开城门做内应。⑲ 弟（tì）：通“悌”。指对兄长敬爱顺从。⑳ 繄（yī）：句首语气词。㉑ 阙：通“掘”。㉒ 隧：掘地而成隧道。㉓ 泄泄（xiè）：形容快乐的样子。㉔ 施（shī）：扩展。㉕ 匮（kuì）：匮乏，断绝。㉖ 锡：推及，影响。



【译文】

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妻子，就是后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

武姜，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生时分娩很难，惊吓了姜氏，因而给庄公取名为“寤生”，于是厌恶他。姜氏喜爱共叔段，想立其为储君，屡次请求武公，武公都不答应。

等到庄公即位，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邑。庄公说：“制是险要之地，虢叔曾死在那里。别的地方听您吩咐。”姜氏于是为共叔段请求京邑，庄公便叫共叔段居住在了那里，称为京城太叔（“大”通“太”）。

祭仲说：“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，就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的制度：大都市城墙，长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；中等城市，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；小城市，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。如今京邑太大，不合制度，您将受不了。”庄公说：“姜氏要这样，如何躲避祸害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姜氏怎会满足？不如早作打算，不要使其滋长蔓延，一旦滋生长起来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草还难得清除，何况您被宠爱的弟弟呢？”庄公说：“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，你姑且等着罢！”

不久，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听从庄公，一方面听从自己。公子吕说：“国家不能忍受这样两面受命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您想将王位让给太叔，我就请求去侍奉他；如果您不想让位给他，就请您除掉他，不要使人民有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用不着，他会自取其祸的。”太叔又进一步把西鄙、北鄙二地据为己有，还延伸到廪延。公子吕对庄公说：“行了，他羽翼已丰，会得到更多拥戴者。”庄公说：“他对君王不义，不顾手足之情，势力雄厚，反而会垮掉。”

太叔巩固城防，聚积粮草，修缮军备，准备兵士战车，打算偷袭庄公，姜氏也作为内应，想替他开启城门。庄公听到他举兵的日期，说：“可以了！”于是命令公子吕率战车二百辆讨伐京城。京城民众反叛了太叔。太叔逃往鄆邑。庄公又命令讨伐鄆邑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太叔逃往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上说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共叔段不顾兄弟情谊，所以不用“弟”字；交战双方好像两个国君，所以用“克”字。称庄公为“郑伯”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管教，也符合郑国人民的意思。而不写太叔“出奔”，是责难庄公有杀弟的动机。

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，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不再相见！”不久又后悔。颍考叔是颍谷的地方官，听说这事，便来到国都，说是有礼献于庄公。庄公赐宴，吃饭时，颍考叔把肉放在一旁不吃。庄公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有老母，我的食物她都尝遍了，却没尝过您的菜肴，我想留给她尝尝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以孝敬，唯独我却没有。”颍考叔说：“敢问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告诉他其中的缘故，并且讲出自己的悔意。颍考叔回答说：“君王有什么好忧虑的！若掘地见泉，在隧道里相见，谁能有非议？”庄公依从了他的办法。庄公进入隧道，唱道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融融。”姜氏从隧道中出来，唱道：“大隧之外，心情愉快。”于是母子又和好如初了。

君子说：“颍考叔的孝顺是纯正的。他孝敬爱戴自己的母亲，又用这样的孝敬和爱戴影响了庄公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孝子之心不尽不竭，会推及影响到他的族类。’说的就是颍考叔这样的人罢！”

臧僖伯谏观鱼

【原文】
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^①。

臧僖伯谏曰^②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轨、物者也^③。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，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^④，所以败也。故春蒐^⑤，夏苗^⑥，秋猕^⑦，冬狩^⑧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^⑨。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^⑩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，不登于俎^⑪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，则君不射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、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^⑫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”

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^⑬。”遂往。陈鱼而观之。

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“公矢鱼于棠^⑭”，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鱼：通“渔”，捕鱼。② 臧僖伯：鲁国公子。③ 轨、物：法度和礼制。④ 亟：屡次。⑤ 春蒐(sōu)：指在春天猎取没有怀孕的野兽。⑥ 夏苗：指在夏天猎取危害庄稼的野兽。⑦ 秋猕(xiǎn)：指在秋天出猎。⑧ 狩：围猎。⑨ 振旅：整顿军队。⑩ 文章：花纹和色彩。⑪ 俎(zǔ)：古代祭祀、宴会时盛肉类等食品的器皿。⑫ 皂隶：差役。⑬ 略：巡视。⑭ 矢：通“施”，陈列。

【译文】

隐公五年春天，鲁隐公打算到棠邑观看捕鱼。

臧僖伯劝谏说：“一切事物，不和国计民生的大事相关，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兵器，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。国君是使臣民行为符合于法度和礼制的人。所以，通过讲习大事来衡量法度规范是否得当称为正轨，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明等级文彩称为礼制。不合法度规范、无关礼制的行动则称为乱政。屡次实行乱政，就会导致衰败。所以春夏秋冬的田猎都是在



臧僖伯谏观鱼

农闲时讲习大事的行动。每三年出城进行大演习，进城便整顿军队，而后到宗庙宴饮，祭告宗庙，清点军用器物，计算田猎的收获。这是为了显示车旗器用上的文彩，区分尊贱，辨别等级，顺序排列长幼的次序，演习上下的威仪啊。鸟兽的肉不能放进祭器作为祭品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等物不能用来制作装饰祭器，国君就不必亲自去射取，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制度。至于山林、河湖的产品采收，一般器具材料的取得，这是差役们的工作，有专门的部门负责，不是国君应该管的。”

隐公说：“我准备巡视地方。”于是去了，在那里陈列各种捕鱼的器具，加以观赏。

僖伯托病不随行。

《春秋》上说“公矢鱼于棠”，认为这种行为不合礼法，并且讽刺鲁隐公跑到那远离国都的地方去观看捕鱼。

曹刿论战

【原文】

齐师伐我^①。公将战。曹刿请见^②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^③，未能远谋。”遂入见。

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^④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^⑤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^⑥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^⑦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

公与之乘。战于长勺^⑧。公将鼓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，刿曰：“可矣！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^⑨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



曹刿论战

望其旗靡^⑩，故逐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我：指鲁国。② 曹刿(guì)：人名，鲁国人。③ 鄙：目光短浅。④ 专：独自享用。⑤ 牺牲：指古代供祭祀用的猪、牛、羊等牲畜。玉帛：玉器和丝织品。⑥ 孚：为人所信服。⑦ 属：类。⑧ 长勺：鲁地名，在今山东莱芜东北。⑨ 轼：古代车厢前面供人手扶的横木。⑩ 靡：倒下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年春，齐国军队前来攻打鲁国，庄公准备迎击。曹刿请求进见。他的同乡人说：“大官们会来谋划的，你又何必参与其间呢？”曹刿说：“大官们见识短浅，不能深谋远虑。”于是进见。

(曹刿)问庄公凭什么来作战。庄公说：“衣着吃食的享受，不敢独自享用，必然分给别人。”曹刿对答道：“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，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。”庄公说：“祭祀用的牛羊玉帛，从不敢虚报，必说实话。”曹刿说：“小的诚实不能使神灵信任，神灵是不会赐福的。”庄公说：“大大小小的诉讼官司，虽不能一一明察，但一定做到合情合理。”曹刿答道：“这属于为百姓尽心办事的行为，可以凭这个条件打一仗。作战时请让我跟随您一起去。”

庄公和他同乘一辆兵车。(鲁军)与齐军交战于长勺。庄公将要击鼓进军，曹刿说：“不可。”齐军击鼓三次之后，曹刿说：“可以击鼓进军了。”齐军大败。庄公又要下令追击，曹刿说：“不可。”他下车看了齐军战车的轮迹，又登上车前的横木瞭望齐军撤退的情况，这才说：“可以了。”于是齐军进行了追击。战胜以后，庄公问他其中的缘故。曹刿回答说：“作战靠的是勇气。击第一通鼓的时候军队的士气便振作了起来；击第二通鼓的时候士气开始减弱；等到击第三通鼓的时候，士气就枯竭了。敌人的士气枯竭而我军的士气旺盛，所以能够战胜他们。大国难于捉摸，恐怕藏有伏兵。我看到他们战车的轮迹杂乱，望见他们的旗子倒下了，确实是在败退，所以才下令追击他们。”

【原文】

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。蔡溃，遂伐楚。楚子使与师言曰：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^①，何故？”管仲对曰^②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^③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。’赐我先君履：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^④，北至于无棣^⑤。尔贡包茅不入^⑥，王祭不共^⑦，无以缩酒^⑧，寡人是徵。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”对曰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给。昭王之不复^⑨，君其问诸水滨！”师进，次于陉^⑩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^⑪。师退，次于召陵^⑫。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

而观之。齐侯曰：“岂不谷是为^⑬？先君之好是继，与不谷同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^⑭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愿也。”齐侯曰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”对曰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^⑮，谁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^⑯，汉水以为池，虽众，无所用之。”

屈完及诸侯盟。

【注释】

① 虞：料想。② 管仲：名夷吾，字仲，齐国大夫。③ 召康公：周文王的庶子姬奭。太公：即姜太公。④ 穆陵：齐国地名，即山东临朐县的穆陵关。⑤ 无棣：齐国地名，在今山东无棣县一带。⑥ 包茅：成捆的青茅。⑦ 共：通“供”。⑧ 缩酒：古代祭祀时，捆束包茅立于前，灌酒于茅束，酒渗而下，视为神饮，名为缩酒。一说为滤酒去掉渣滓。⑨ 昭王：周昭王，在位十九年，因扰害百姓而被船民设计淹死。⑩ 陉（xíng）：山名，在今河南偃城东南。⑪ 屈完：楚国大夫。⑫ 召陵：楚地名，在今河南鄆城东。⑬ 不谷：不善。诸侯对自己的谦称。⑭ 徼（yāo）：求。⑮ 绥：安抚。⑯ 方城：山名，在今河南叶县南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四年春，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侵入蔡国，蔡军溃散，（诸侯军）继而又去进攻楚国。楚成王派使者来到军中说：“君侯居住在北海，我居住在南海，就是牛马发情相逐也不能到达彼此的疆土，想不到君侯却到了我们的国土上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管仲回答道：“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祖太公说：‘五等诸侯和九州之长，如有罪过，你都可以讨伐他们，以便辅佐周王室。’并赐给我们先祖可以讨伐的范围：东至大海，西至黄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。你们应进贡的包茅没有缴纳，使天子的祭祀缺乏供应，没办法缩酒拜神。我为此前来征讨。昭王南巡到楚国没有回去，我特此前来查问。”使者回答道：“贡品没有送去，这是国君的罪过，怎敢不供给呢？至于昭王南征未返，君侯还是到水边去问吧。”于是齐军继续前进，驻扎在陉地。

夏，楚成王派屈完前往诸侯军中求和。诸侯军向后撤退，驻扎在召陵。齐桓公让诸侯的军队摆开阵势，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检阅军队。齐桓公说：“诸侯们前来难道是为了我吗？不过是为了继续与先君建立友好关系罢了，你们也同我建立友好关系如何？”屈完回答说：“承蒙您的恩惠，为我们的国家求福，有劳君侯收纳我们的国君，这也是我们国君的愿望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我用这样庞大的军队去作战，谁能够抵挡得了？用这样的军队去攻城，什么样的城池不能攻克？”屈完回答道：“君侯若是以仁德来安抚诸侯，诸侯谁敢不服从于您？君侯若是使用武力，楚国有方城山可以作为城墙，有汉水可以作为护城河，您的军队虽然庞大，恐怕也没有用。”

于是，屈完和诸侯订立了盟约。

齐桓公下拜受胙

【原文】

会于葵丘^①，寻盟，且修好，礼也。

王使宰孔赐齐侯胙^②，曰：“天子有事于文武^③，使孔赐伯舅胙。”齐侯将下拜。孔曰：“且有后命。天子使孔曰：‘以伯舅耄老^④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。’”对曰：“天威不违颜咫尺，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‘无下拜’！恐陨越于下^⑤，以遗天子羞，敢不下拜！”下，拜，登，受。



齐桓公下拜受胙

【注释】

① 葵丘：齐国地名，在今河南兰考。② 王：指周襄王。宰孔：周天子使臣。胙（zuò）：祭祀时用的肉。③ 天子：指周襄王。④ 伯舅：周王室是与异姓诸侯通婚的，所以尊称他们为伯舅。耄（dié）老：年老。⑤ 陨越：颠坠。

【译文】

僖公九年夏，（僖公和宰孔、齐侯、宋子、卫传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）在葵丘会面，重申过去的盟约，彼此修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周天子派宰孔赐祭肉给齐桓公，说：“天子正忙着祭祀文王、武王，派我赐给伯舅祭肉。”齐桓公正要跪拜谢恩。宰孔说：“天子还有别的命令。天子让我对您说：‘因为伯舅老了，加之对王室有功，赐爵一等，不用下拜。’”齐桓公回答道：“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，小白我怎敢贪得天子‘不下拜’的宠命？如果那样做了，恐怕就要在下面颠坠跌倒，给天子带来羞辱，怎敢不下拜？”于是从台阶上下来，跪拜，又登上台阶，接受了祭肉。

子鱼论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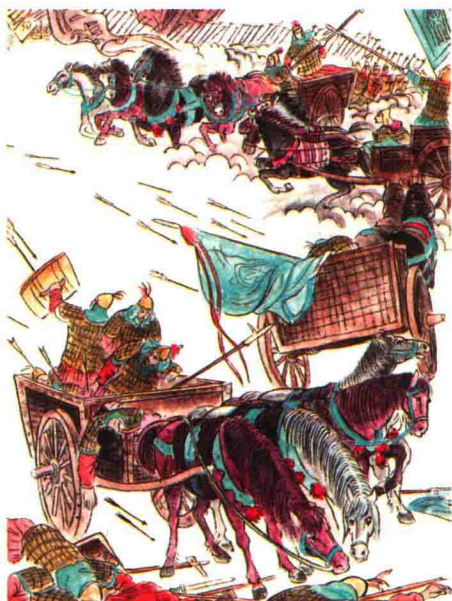
【原文】

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，大司马固谏曰^①：“天之弃商久矣^②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

及楚人战于泓^③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，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

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“未可。”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^④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^⑤，不禽二毛^⑥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^⑦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^⑧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三军



楚、宋泓之战

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。声盛致志，鼓儆可也^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大司马：掌管军政的官员。② 天之弃商久矣：宋国是商朝的后裔。③ 泓（hóng）：即泓水名，在今河南柘城西北。④ 门官：指国君的卫队。⑤ 重（chóng）伤：再一次伤害。⑥ 禽：通“擒”。二毛：指头发花白的人。⑦ 勍（qíng）敌：强劲有力的敌人。⑧ 胡耆（gǒu）：老人。⑨ 儆（chǎn）：不整齐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攻打宋国来救郑国。宋襄公将要应战，大司马公孙固劝谏说：“上天抛弃我商国已经很久了，主公想要复兴，这是得不到宽恕的。”宋襄公不听。

宋军与楚军战于泓水。宋军已经摆好阵势，楚军还没有全部渡河。司马子鱼说：“敌众我寡，趁他们没有完全渡河，请下令攻击他们。”宋襄公说：“不行。”当楚军已经全部渡河，但尚未摆好阵势，司马子鱼又请求攻击。宋襄公说：“不行。”等楚军摆好了阵势，然后才开始攻击，结果宋军大败，宋襄公大腿受伤，卫队也被歼灭了。

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。宋襄公说：“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，不捉拿头发花白的人。古人作战，不在隘口处阻击敌人。”我虽然是已然亡国的商朝的后代，但也不会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。子鱼说：“主公并不懂得战争。强大的敌人，因为地形的狭窄而摆不开阵势，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，这时候对其加以拦截然后攻击他们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就算是这样还怕不能取胜。况且今天这些强悍的楚兵，都是我们的敌人；即使是碰到老人，捉住了就把他抓回来，何况只是头发花白的人！对士兵讲明耻辱，教导作战，是为了杀死敌人。敌人受了伤但还没有死，

为什么不能再次攻击使其毙命？如果是因为怜悯那些受伤的人而不想再次加以伤害，那还不如开始就不要去伤他。同情年长的敌人，还不如向他们投降。用兵讲求抓住有利的条件和时机，那么即使是在险阻隘口的地方打击敌人，也是应该的；锣鼓响亮是为了振作士气，那么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。”

介之推不言禄

【原文】

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^①。

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？以死，谁怼^②？”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；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”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汝偕隐。”遂隐而死。

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^③。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禄：禄赏，赏赐。② 怼（duì）：怨恨。③ 绵上：介之推隐居处，在今山西介休东南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公奖赏跟随他逃亡的人，介之推不求爵禄，而赏赐爵禄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他。

介之推说：“献公有九个儿子，只有君侯还活在世上。晋惠公、晋怀公没亲近的人，国外、国内都厌弃他们。上天还没有想让晋国灭亡，所以晋国一定会等到贤明的君主。能主持晋国祭祀大典的人，不是君侯又能是谁呢？这实在是上天要立他为君，而那几个人却认为是自己的力量所致，这不是欺骗吗？偷别人的财物，尚且叫做盗窃，何况是贪上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所致呢？下面的人把自己的罪过当成是正义，上面的人又奖赏他们的奸欺，上下相互蒙蔽，难以和他们相处。”他母亲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请求赏赐呢？就这样死去，又能怨恨谁呢？”介之推回答说：“明知错误而去效仿，罪过就重了。况且我已口出怨言，不能再吃他的俸禄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也要让君侯知道一下此事，怎样？”介之推答道：“言

语，是用来表白自己的。自身将要隐退，哪里还用得着表白？这样做就是想求得显达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你能够这样吗？我同你一起隐居吧。”于是便隐居到死。

晋文公寻访他们不到，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，说：“用这来记录我的过失，并且表彰善良的人。”

烛之武退秦师

【原文】

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^①，秦军汜南^②。佚之狐言于郑伯曰^③：“国危矣！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；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！”许之。

夜缒而出^④。见秦伯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郑亡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^⑤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^⑥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^⑦，共其乏困^⑧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，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^⑨，又欲肆其西封。若不阙秦^⑩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”

秦伯说^⑪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戍之^⑫，乃还。子犯请击之^⑬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^⑭。因人之力而敝之^⑮，不仁；失其所与^⑯，不知^⑰；以乱易整，不武。吾其还也。”亦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 函陵：地名，在今河南新郑县北。② 汜（fàn）南：汜水之南。③ 佚之狐：人名，郑大夫。④ 缒（zhuì）：系在绳上放下去。⑤ 执事：指代秦穆公。⑥ 薄：削弱。⑦ 行李：外交使者。⑧ 共：通“供”。⑨ 封：疆界。⑩ 阙：损害。⑪ 说：通“悦”。⑫ 杞子、逢孙、杨孙：三人都是秦国大夫。⑬ 子犯：晋国大夫。⑭ 微：非。夫人：指秦穆公。⑮ 敝：损害。⑯ 所与：盟国。⑰ 知：通“智”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，因为郑



国曾对晋文公无礼，并且对晋国有二心，暗地里依附了楚国。晋军驻扎在函陵，秦军驻扎在汜南。佚之狐对郑文公说：“郑国处于危险之中，如果能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，那么前来征讨的军队一定能撤走。”郑伯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可是烛之武却推辞说：“臣壮年的时候，尚且不如别人；现在老了，做不成什么了。”郑文公说：“我没有能及早地任用你，如今形势危急才来求你，这是我的过错。然而郑国灭亡了，对你也有不利的地方啊！”烛之武于是答应了。

当天夜里就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吊下去，（烛之武）进见秦穆公说：“秦国和晋国前来围攻郑国，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。如果郑国的灭亡对您有好处，那就烦劳您手下的人把郑国灭掉。隔着别国而想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土，您知道这是难以办到的，何必要灭掉郑国而增加邻邦晋国的土地呢？邻邦的国力雄厚了，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。假如放弃灭郑的打算而让其作为您东方路上的主人，秦国使者往来，郑国可以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，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。况且您曾有恩于晋君，他答应过把焦、瑕二地给您作为报答，然而，他早上渡河回到了晋国，晚上就在那里修起了城墙，这您是知道的。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？等它在东边把疆土扩大到了郑国，就会想扩张西边的疆土。如果不侵损秦国，如何能取得土地？秦国受损而晋国受益，请您仔细斟酌吧。”

秦穆公听了很高兴，就与郑国订立了盟约。并派杞子、逢孙、杨孙驻守郑国，自己率领大军回国去了。子犯请求晋文公下令攻击秦军。晋文公说：“不行。假如没有那个人的支持，我到不了今天。借助了别人的力量而又去损害他，这是不仁；失掉自己的同盟国，这是不智；以混乱代替联合一致，这是不武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于是晋军也撤离了郑国。

❧ 蹇叔哭师 ❧

【原文】
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^①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^②。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。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^③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^④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！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？中寿^⑤，尔墓之木拱矣！”

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，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殽^⑥。殽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^⑦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。”秦

师遂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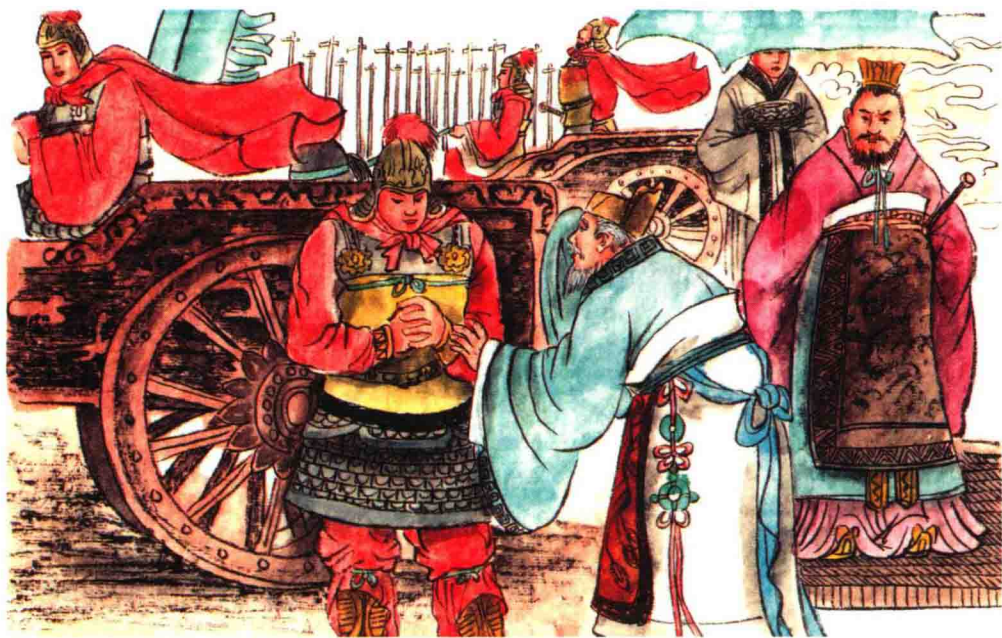
【注释】

① 杞子：秦国大夫。② 蹇(jiǎn)叔：秦国大夫。③ 悖心：怨恨之心。④ 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：三人都是秦国的将领。⑤ 中寿：约在七八十岁上下。⑥ 骹(yáo)：通“崤”，山名，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。⑦ 夏后皋：夏代天子，名皋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派人告诉秦国说：“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，如果偷偷派兵前来，郑国唾手可得。”秦穆公为此访问蹇叔。蹇叔说：“劳动军队去袭击远方的国家，我没有听说过。军队辛劳，精疲力竭，远方国家的君主又有所防备，这样做恐怕不行吧？我们军队的举动，郑国必定会知道。使军队辛苦奔波而无所所得，军队一定会产生叛逆的念头。再说行军千里，谁会不知道？”秦穆公拒绝接受他的意见，召见了孟明、西乞和白乙，让他们从东门外出兵伐郑。蹇叔哭着送他们说：“孟明啊，我看着大军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！”秦穆公派人对蹇叔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如果你只活到六七十岁就死了的话，现在你坟上的树该长到两手合抱粗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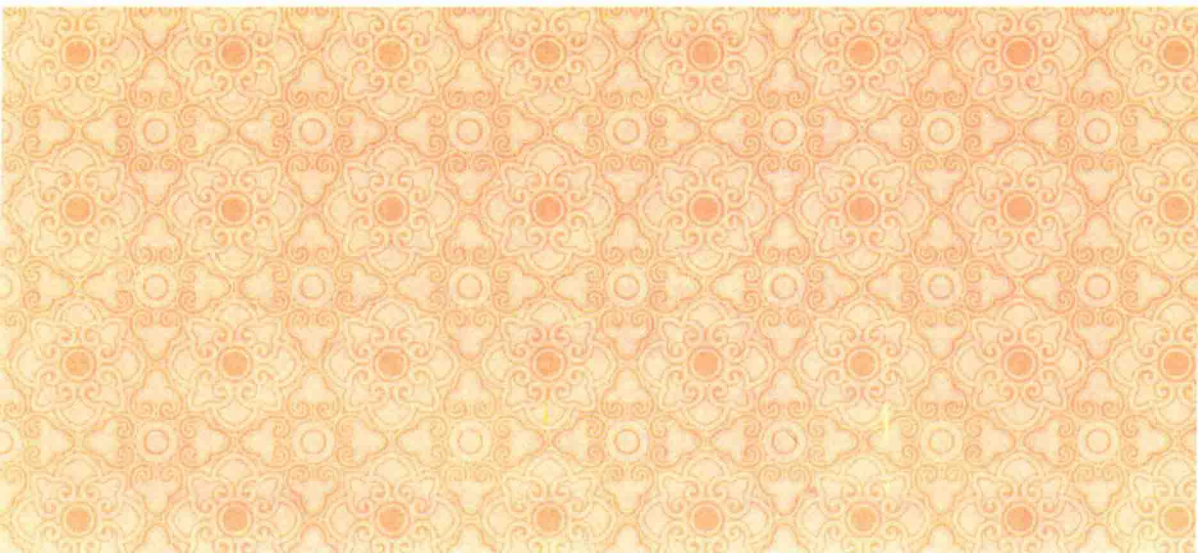
蹇叔的儿子在军队里，蹇叔哭着送儿子说：“晋国人必定在崤山抗击我军。崤有两座山头：南面的山头是夏后皋的坟墓，北面的山头是周文王避风雨的地方。你们一定会战死在这两座山头之间，我就在那里收你的尸骨吧！”秦国军队接着就向东进发了。



蹇叔哭师

卷二

周文



郑子家告赵宣子

【原文】

晋侯合诸侯于扈^①，平宋也。于是晋侯不见郑伯，以为贰于楚也。

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，以告赵宣子。曰：“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而与之事君^②。九月，蔡侯入于敝邑以行。敝邑以侯宣多之难^③，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。十一月，克减侯宣多，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佐寡君之嫡夷^④，以请陈侯于楚，而朝诸君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，以蒧陈事^⑤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。往年正月，烛之武往朝夷也^⑥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。以陈、蔡之密迕于楚而不敢贰焉^⑦，则敝邑之故也。虽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？在位之中，一朝于襄，而再见于君。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^⑧。虽我小国，则蔑以过之矣^⑨。今大国曰：‘尔未逞吾志^⑩。’敝邑有亡，无以加焉。古人有言曰：‘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？’又曰：‘鹿死不择音^⑪。’小国之事大国也，德，则其人也；不德，则其鹿也。铤而走险，急何能择。命之罔极^⑫，亦知亡矣，将悉敝赋，以待于儵^⑬，唯执事命之。文公二年^⑭，朝于齐。四年，为齐侵蔡，亦获成于楚^⑮。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！大国若弗图^⑯，无所逃命。”

晋巩朔行成于郑^⑰，赵穿、公婿池为质焉^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 扈(hù)：郑地名，在今河南原阳县。② 蔡侯：指蔡庄公。君：指晋襄公。③ 侯宣多：郑国大夫。④ 嫡：嫡子，此处指太子。夷：郑太子名。⑤ 蒧(chǎn)：完成。⑥ 烛之武：郑国大夫。⑦ 密迕：亲近。⑧ 绛：晋国都城，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。⑨ 蔑：无。⑩ 逞：满足。⑪ 音：通“荫”。⑫ 命：指晋国的要求。罔极：无穷。⑬ 赋：军队。儵(tiáo)：晋、郑交界之地。⑭ 文公：指郑文公。⑮ 成：讲和。⑯ 图：体谅。⑰ 巩朔：晋国大夫。⑱ 赵穿：晋卿。公婿池：晋灵公的女婿。

【译文】

晋灵公在扈地会合诸侯，准备商议平定宋国内乱之事。当时晋灵公不肯会见郑穆公，认为他有二心于己而亲和楚国。

郑国的子家派遣信使带来书信，告诉赵宣子说：“我们的君王即位三年，召请蔡侯一同侍奉贵国国君。九月，蔡侯进入敝国，从敝国出发前往贵国，敝国由于有侯宣多的祸乱，我们的国君因此没有能和蔡侯同往晋国。十一月，平灭了侯

宣多，就随同蔡侯去朝见你们的君主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辅佐我们国君的嫡子夷，为陈国朝见晋国的事请命于楚国，而后来又来朝见晋君。十四年七月，我们的国君又到贵国朝见，以完成陈国朝晋的事情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从敝国出发前去朝见贵国国君。去年正月，烛之武辅佐嫡子夷前往朝见贵国国君。八月，我们的君王又前往朝见。陈、蔡两国接近楚国却不敢对晋国有二心，那都是由于敝国的缘故。虽然敝国这样侍奉贵国国君，但为什么还是不能免于祸患呢？我们国君在位的岁月里，先是朝见贵国先君襄公，之后朝见现在的贵国国君。嫡子夷和我们君主的几个臣子相继到绛城朝见。我们虽然是小国，但所做的事情已经无以复加了。现在在大国说：‘你们没有让我称心如意。’敝国只有等待灭亡，但侍奉晋国国君，没有能超过我们的了，古人曾说过：‘畏首畏尾，身子还能剩下多少？’又说：‘鹿快要死的时候，不选择庇荫的地方。’小国侍奉大国，大国如果能以恩德相待，那么小国还会像人一样懂得敬畏恭顺；如果不以恩德相待，那么小国就会像鹿一样，情急之下而冒险疾奔，急迫的时候还怎能有所选择？贵国的命令没完没了，我们也知道将要灭亡，只好倾全国之军在儵地等待，一切就听贵国的吩咐了。文公二年，我们的国君到齐国朝见。四年，为齐国攻打蔡国（蔡国是楚国的属国），事后我们又与楚国讲和。处于齐、楚两大国之间，屈从于强国之命，这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？大国如果不加以体谅，我们也没有地方去逃命了。”

于是晋国派遣巩朔到郑国重新修好，赵穿、公婿池到郑国去做人质。

❧ 齐国佐不辱命 ❧

【原文】

晋师从齐师，入自丘舆^①，击马陉^②。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^③、玉磬与地。“不可，则听客之所为。”

宾媚人致赂，晋人不可，曰：“必以萧同叔子为质^④，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^⑤。”对曰：“萧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。若以匹敌，则亦晋君之母也。吾子布大命于诸侯，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，其若王命何？且是以不孝



宾媚人对晋侯